

金融风暴之后,沉稳朴实的他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。

他依旧提着厚重的工具箱,戴着笨拙的安全帽,跟在汹涌的人流中,每天上班,下班,回家。他不想让羸弱的她知道,在这举家危难之时,恰又逢上了这场连阴雨。

她是极为细心之人。更或者,是多年的爱让她深知他内心深处不可道出的秘密。她不言语,如往常一般,为他洗晒好粗制的帆布衣服,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,或者,结巴地说上一段蹩脚的日常笑话。

他爱她。爱是责任,爱是寄托。他有权照顾她的一切衣食起居,给她安定的未来。虽然这些只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模糊的承诺,可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他知道,此生是再不会忘却。而她,亦是。

她跟着他颠沛流离,从城市的南角渐渐移到清冷的北隅,从无怨言。她觉得,只要能安全地从荒乱的工地上安稳回来,吃上一顿她亲手烧做的饭菜,便莫大的幸福。

三年里,他没有请过一天假。工地是按出勤率来结算薪水的。他欣然觉得,只要自己多干一天,多劳作一个小时,便是向他们的未来靠近了一步。

生活越发拮据。往常,月底之前,他总会将老板发下的大把零钱如数交到她的手里,欢愉地给她保存好,



花季雨季

# 那些悄无声息的爱情

马朝兰

兴奋地用一个破旧的本子算计着,还差多少多少,他们便可以住进对面那幢宽敞明亮的楼房。

临近月底的那些日子,他绞尽脑汁,冥思苦想了千百条理由,生怕女人会问上那可怖的一句。庆幸,直到下月的日历已在墙壁上缓缓翻起,她都不曾提过一句关于工钱的事儿。

冬日暖阳。他跟着汹涌的人潮穿过马路,拐过小巷,到达家中时,她已然已不在屋内。清冷的空气让他心生惧怕。直到走进狭窄的卧室,见她的衣物如常,心才恍然平息。

他握着刀柄,咋咋切菜。看着这一把被她紧抓了三年的菜刀,回想茫茫前路,胸中一片波澜。

她推门而入。见他在厨房忙得不亦乐乎,一阵惊愕。她说,我来吧。他让开,独自去收拾桌椅。

笨重的工具箱因为把手久而失修,螺丝松动,顿时掉落在地。细细碎碎的小纸片落了一地,上面落满了密密麻麻的日期:“老公,听说东街的白菜便宜,你下班路过的时候记得带两颗回来。”“老公,今天是我大伯的生日,你有时间给他打个电话过去。”

最后一张是今天早上留的:“老公,饭菜我已热好,放在柜子最下面一层。”

他的热泪瞬像大雨一般簌簌掉落。她在厨房问:“老公,什么东西掉地上了?”他含泪笑道:“没什么,没什么。”

他以为,他的演出已经瞒过了她的眼睛,他的外出,便已换回了她的安稳。殊不知,聪慧的她早用一种极为温暖的方式探出了事情的真相,并用无声来小心翼翼地护住了他们的爱情,宽容了他善意的欺骗。

## 世相百态

# 在印度感受教师节

周广玲

每年9月5日是印度的教师节。我在新德里一所中学做教学交流时,有幸赶上了教师节,节前几天,学校老师们的办公室桌子上都摆满了很多玫瑰花,那是学生们献给老师们的节日礼物。芳香的鲜花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。

负责接待我的是校长阿伊布(Shoab),阿伊布告诉我,教师节当天,学校的老师不用授课,可以好好休息。这一天学校的所有活动,都是由学校最高年级的同学来主持,他们充当“老师”的角色,给低年级的同学上课。很多学校都会派高年级的学生到低年级进行教学和管理,体验教师工作的辛苦与乐趣。

教师节当天,我随阿伊布到达了校园,来得最早的是那些临时当老师的高三学生,他们也换掉校服,穿上了这些正规的衣裳,男生们打着领带,因为这一天,他们是老师。操场上,各年级学生整队席地而坐,举行庆祝活动,活动由一位充当“校长”的高三男生主持,很多学生上台宣读提前写好的给老师的一封信,表达了对老师的崇敬和爱戴,同学情绪热烈,高声朗读对老师的赞美。最后一位女生捧着一束鲜花,向老师代表阿伊布校长,献上最美好的祝福。

庆祝活动结束后,各班将按正常上课,操场上,一个班级正在上体育课,由“小教师”带队,开始跑步练习,然后班里的学生被分为了两个组,由“小教师”指挥安排,进行足球比赛,“小教师”充当教练和裁判,认真负责,操场上非常热闹,虽然没有真正的教师在,但体育课却开展得有声有色。

随后,校长阿伊布便带我到正在上课的各班参观。在高一的一个班的教室里,“小教师”们正在上化学课;学生们跟着“小教师”背诵化学方程式,“小教师”非常认真,在黑板上认真地书写化学符号和算式,并做详细的讲解,学生们听得很认真,学习也很专心,像正常上课一样,严肃有序。

在音乐室,学生们正在唱歌。“小教师”弹着钢琴,学生们按照“小教师”教的曲谱一遍遍地练习。看了很多班级,各班上课都进行得生动活泼、有声有色。“小教师”们一点都不紧张,学生们听得很认真。整个上午,虽然在课堂上看不到一个真正的老师,但一切都并非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很多教室后面的黑板上,写满了学生对老师的各种祝福,并且画满了鲜花和蛋糕的图案,充满了节日的喜悦。

## 城市空间



# 下了班,你去哪

张金刚

坐办公室坐怕了,每天就盼着下班,赶紧冲出那个“牢笼”,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天空,去恣意打发完全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。

下了班,去哪呢?回家吧。给妻子打个电话,商量一下今天的晚餐。米饭,面条,还是包饺子。商量只是个形式,都是妻子说了算,因为妻子的意思就代表了我们家小公主的主张。谁先回家谁先做饭,谁不用拖,更不用推不用拖。最好是两人一起回家,一起做晚饭,孩子在边上写作业,玩玩玩具。聊聊一天的高兴事儿,让它成为精致的调味料;聊聊一天的烦心事儿,让它随刀起刀落彻底消散;逗逗孩子,拌两句嘴,插科打诨,酸酸甜甜,满是幸福的滋味。家,是身心累倦时最好的港湾,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,过得就是个踏实。

无奈地做工作拖上了加班。如此,下了班就意味着又上了班,哪都别去。虽然有太多的不情愿,有太多的私事需要处理。但只要领导一道命令,便可将自己完全缚住,老老实实地坚守办公室,奉行着工作第一位的誓言。出不了办公室,还是先打个电话给家里,做个交代,免得两头着火两头急。焦头烂额,忙碌不堪一晚,在所难免。如果到了深夜,最好就住在单位,千万不要因开门、洗漱搅了家人的好觉。第二天清晨,兜着早点敲开门,想必定会迎来温馨的一天。

下了班,去健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有能力成为健身俱乐部的会员,那最好不过。跳上跑步机,数着时间原地奔跑;跳进游泳池,感触融入水流的那份清凉,都是一种惬意的体验。不然的话,就约上几个球友,打半场篮球,扣几板乒乓球,踢几脚足球,信马由缰地狂奔一番,出一身臭汗,冲个热水澡,那份清爽定会盖过一切压抑、郁闷,由身心地超脱一把。如果不喜热闹,就独自一人沿着马路、河岸散步,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,感悟一下四季的轮回,对自己来次贴心的对话,要不干脆

什么都想,就这样绕一圈再回家,也会是一种难得的放松。下班前,已被预定的公务设计行程,脱不了身,或者根本不能脱身也说不定。因为,必要的交际应酬是必须的。不论是视察的领导、官场的同僚,还是生意的伙伴、来访的朋友,都要身不由己地加入一场因人而设的招待酒宴,不管是作为主人,还是只是作陪,都会推杯换盏、觥筹交错一番,装醉也罢,真醉也罢,都要撑到最后,让客人高兴、增进感情才是最终目的。兴致来了,去练歌房开个派对,去健身房活动活动,那也是常设的晚间保留节目。这样一来,便忘了时间,不知不觉已近午夜,一困只能无奈地说“这是必须的”。

是不是好几个星期没有回老家了,是不是好几天没有给远方的父母打电话了。下了班,如果没有什么事儿,那就回家看望一下父母,与他们吃个团圆饭吧。殊不知,你在忙工作、忙应酬,父母也在家忙着想你,忙着算计你回家的时间。儿行千里母担忧,亲情的丝线始终牵连着远行的儿女和守巢的老人;父母在,不远游,做儿女的心要时刻装着那日渐衰老的父母。给他们一个拥抱,一个温存,胜过千言万语,千金万银;同时也为自己漂泊、浮躁的心找个归宿、寻份慰藉。从父母那回来,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亲情,将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,催生出一方明净的晴空。

下了班,从办公室这个原点,定会因人而异地走出不同的方向。但不管去哪,不管做什么,都不要忘了自己肩负的多重责任,不要将下班后的所有时间完全交于无聊的麻将、酒菜,更不要交于那位见不得天日的情人,自我销蚀,彼此伤害。下了班,意味着第二天还要从不同的方向回到这间办公室。为了更好地生活、工作,顾家、健身、加班、必要的应酬都是下班后的必修科目。但不管怎样,都要利用下班的时间,将事情打理好,将心态调整好,将精神修养好,健步行进在第二天清晨的灿烂阳光里。

## 人在途中

# 优质剩女不贬值

青衫

表妹今年34岁,一个资深剩女。

用表妹的话说,我要不是挑剔,孩子都三个了。这话我信,表妹人长得中上,经济上自给自足,品位高雅,要不是眼睛长在了脑袋瓜顶上,剩谁也不能剩她啊!

可最近表妹的心态不好,原来那种爱谁谁我行我素的职业女性范儿,被心焦气躁所代替,恨不得明天就离婚。

一聊才知道,上次相亲遇到一男子很对她的胃口,虽然是二手男人,但想想自己剩女的身份,两人倒也般配,遂放下身价,差点低到尘埃里与之相处。却不料此男暗中脚踏两只船,最终倾斜到另一边,与一个二手女人定了终身。

表妹不解啊,自己一未婚白领,难道不敌一个二手女人?派人去男方那里打探实情,信息很快反馈回来,原来男人

不是觉得表妹不好,是周围的人都认为女人能成为剩女,一定都有一些别人无法容忍的个性,比如刻薄、刁钻、脾气大、洁癖等,娶个剩女不如娶个二手小媳妇做老婆更好,说得那个二手男人有了畏惧心。

这男人打击女人也太狠了吧,表妹一下子觉得自己这些年来的坚持毫无价值,简直要抓狂,发誓要在2010年来临以前,把自己成功地嫁出去,绝不能让自己的剩龄突破35大关!

你要等,不要找。我用冰心老人的这句话来劝说表妹。我都等三十多年了,再等下去恐怕二手女人都要跑来欺负我,我发誓摘掉剩女的帽子,并且不介意做二手女人。

表妹的话一下子雷倒了我,年轻人真是敢想!如果真是那样,那个为你摘掉剩女帽子的男人,岂不是赚了夫人又折兵,你于心何忍?看来表妹还是没有修炼得道,

能像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源那样,把剩女做到78岁的人,是不是个纯粹的人?是不是个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人?

有人做过统计,剩女的质量完全高于剩男,她们不是太挑剔,之所以不肯屈服,是觉得自己耗费多年心血才历练成今天这个优雅得体的模样,应该得到一份更好的爱才对得起自己。

话说回来,男人看似很强很阳刚,在爱情面前他们骨子里其实很脆弱很不自信。从大部分男人宁可要二手女人而不敢选优质剩女当老婆来看,就足以看出男人的智慧和胆量。

大龄也好,单身也好,用不着自卑,也犯不上和男人较劲。时光带走了我们青春的同时,也给我们留下了睿智的头脑、独立的人格、优雅的谈吐、精湛的厨艺,所以优质剩女不贬值!

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,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,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,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。而是她如以往提起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。近年她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,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。

既然离婚的事已成定局,那如何向年迈的岳父、向年幼的女儿交代?我想:老人家绝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局;而我担心的还是离婚对姐姐的影响。女儿那才11岁,小学尚未毕业,对大人的事似懂非懂。突然一个家散了,孩子能接受得了吗?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离婚的前因后果,如何启齿?章含之胸有成竹地提出:先办好离婚,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、小的交代。其实那时关于如何安排女儿,章早有打算。她通过一定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。

美国读书的名额。如此等女儿一走,她和乔冠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。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,在《红色资本》(2003年3月号)栏目《红门后代》中有记载: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之恋,洪晃的见解是“尊重但不接受”。女儿的这种反应,章早有预感。

在办离婚前半年,当我得知她要送女儿到美国读书的计划后(那时姐姐并不知情),我趁1972年暑假把姐姐带到上海探亲。姐姐出生后一直在外公家生活,从未见过上海的亲戚。她周岁时上海的祖父、祖母来看孙女,她毫无印象。我希望她赴美前见见洪家的伯父、叔父、姑姑、小姑以及众多的堂兄妹、表兄妹。同时,女儿这一走不知何日才回国。我无法留住她,就格外珍惜与她共处的时光,我带她去上海度假是我们父女相聚的好机会。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我大姐家,大姐特别疼爱这个侄女,除了每天准备好菜招待外,还要照顾姐姐,替姐姐洗澡。那些天,大姐全家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们在上海逗留10天,其间我还带姐姐和大哥的女儿小妹一起去无锡、苏州游玩。那短短的10天,我从女儿的欢笑声中感到无比欣慰。

上海之行也聊以弥补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内疚和遗憾。在洪晃著的《我的非正常生活》中,她的老友朱伟提到:“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‘情感缺失’。这是实话。且不说

了。事后才知道,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。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,说:上次来办离婚的,你们知道是谁吗?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,不许问长问短,照办就是了。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。

章要求回家做戏 1973年3月办完离婚,章要求我周末还是要回家照顾,要让姐姐觉得家还是完整的。她要求我在事情未宣布前,在家里要装作没事发生一样。为了避开刺激岳父和女儿,我答应照料。于是每到周末我照样回家照顾,在女儿和老人面前还要做戏,要强忍内心的痛楚,装着没事发生一样。晚上我照旧陪姐姐睡,讲故事给她听。姐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,我却彻夜难眠。当时我知道姐姐不久要赴美,我想:如今我唯一的精神寄托,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姐姐,将来姐姐一出国我就变成孑然一身了,此时一阵空虚、怅惘笼罩着我,人好像坠入了深渊。此后我又夜夜失眠,靠安眠药度日。

12

## 连载

顿时,从爱西团队的方向传来一片整齐有力的掌声。夏琳满脸惊喜,勉强不让泪珠滚下来。身旁的崔大伟握紧了双拳,双目圆睁,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响。

夏琳的彷徨 自从开标以后,夏琳一直有恍恍惚惚的感觉,自己到底身在何处?六天的公示期,在他们难挨的煎熬中,终于就要到头了。

12月23日晚,夏琳给经手招标事宜的刘处长打了电话,确认到目前,还没有投诉。

第二天是周五,按招标文件规定,公示期截止到下午五点。下午两点钟,夏琳把自己打扮停当,在客厅里朝外看,外面已经风停雪住。

“你现在去局里吗?”韩宇在她身后问道。

“是啊,总得去看看。”夏琳冲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韩宇二话没说,马上去穿大衣。

“不用了,这么多人,倒好像是去兴师问罪呢。我也就是去尽个人事,不要让局里觉得咱们输了,就人影也没一个,明年还得做单啊。”

电信局里空荡荡的,阴郁的走廊显得格外冷清,刘处长一见到她,有些愕然地问道:“小夏,有事吗?”

“没有,我只是上您这儿来看看。”夏琳淡淡地笑了笑。

四点半,魁伟的查理欧带着一个随从进了刘处长的办公室。他见到夏琳不由得双眼一亮,“哦,Wendy也在?”

“我来给欧总道喜呀!”刘处长捧着一张纸片,“欧总,您看,是不是现在就把签约通知书办了?”

查理欧夸张地抬起手腕看看表,“这不还有12分钟吗?咱们还是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吧。”

刘处长抽空朝夏琳使了个眼色。夏琳眨眨眼,“那你忙吧,我先走了。”

她刚走出门,查理欧匆匆跟上来,说:“Wendy,要不你稍等一下,我们再聊一聊。”

“那,还是在雪莲咖啡馆见吧。”雪莲咖啡馆里的圣诞气氛非常浓厚,夏琳落寞地坐在窗边。正当夏琳在胡思乱想时,查理欧站到了跟前,“哈哈,Wendy,你不是说订单一确定,就到爱西来吗?”查理欧

父母离异带给她的伤害,即使在家庭完整时,父母与她相处的时间也太少,给她的亲情太少了。那阵我和她妈妈都住在各自的学校里,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她相聚。我当时所能做到的,就是星期六早回家陪伴她、照顾她;每个月发工资后,按时把女儿的生活费和保姆费送交岳母。可是,“文革”后我成了“黑帮”,连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都难以做到。以上种种都是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。

办离婚走后门 1973年2月,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。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。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冷地说:

“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,你们为什么要离婚?理由是什么?”

我们两人都说:“长期感情不和。”他又追问:“感情怎么样不好?说具体点。”

两人一时语塞,不知如何回答。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。

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,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。她说:“这次行了,可以办成。”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,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。办事的是同一个人,但态度迥然不同。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,热情接待,一句话不回,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

了。事后才知,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。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,说:上次来办离婚的,你们知道是谁吗?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,不许问长问短,照办就是了。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。

章要求回家做戏 1973年3月办完离婚,章要求我周末还是要回家照顾,要让姐姐觉得家还是完整的。她要求我在事情未宣布前,在家里要装作没事发生一样。为了避开刺激岳父和女儿,我答应照料。于是每到周末我照样回家照顾,在女儿和老人面前还要做戏,要强忍内心的痛楚,装着没事发生一样。晚上我照旧陪姐姐睡,讲故事给她听。姐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,我却彻夜难眠。当时我知道姐姐不久要赴美,我想:如今我唯一的精神寄托,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姐姐,将来姐姐一出国我就变成孑然一身了,此时一阵空虚、怅惘笼罩着我,人好像坠入了深渊。此后我又夜夜失眠,靠安眠药度日。

12

## 连载

顿时,从爱西团队的方向传来一片整齐有力的掌声。夏琳满脸惊喜,勉强不让泪珠滚下来。身旁的崔大伟握紧了双拳,双目圆睁,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响。

夏琳的彷徨 自从开标以后,夏琳一直有恍恍惚惚的感觉,自己到底身在何处?六天的公示期,在他们难挨的煎熬中,终于就要到头了。

12月23日晚,夏琳给经手招标事宜的刘处长打了电话,确认到目前,还没有投诉。

第二天是周五,按招标文件规定,公示期截止到下午五点。下午两点钟,夏琳把自己打扮停当,在客厅里朝外看,外面已经风停雪住。

“你现在去局里吗?”韩宇在她身后问道。

“是啊,总得去看看。”夏琳冲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韩宇二话没说,马上去穿大衣。

“不用了,这么多人,倒好像是去兴师问罪呢。我也就是去尽个人事,不要让局里觉得咱们输了,就人影也没一个,明年还得做单啊。”

电信局里空荡荡的,阴郁的走廊显得格外冷清,刘处长一见到她,有些愕然地问道:“小夏,有事吗?”

“没有,我只是上您这儿来看看。”夏琳淡淡地笑了笑。

四点半,魁伟的查理欧带着一个随从进了刘处长的办公室。他见到夏琳不由得双眼一亮,“哦,Wendy也在?”

“我来给欧总道喜呀!”刘处长捧着一张纸片,“欧总,您看,是不是现在就把签约通知书办了?”

查理欧夸张地抬起手腕看看表,“这不还有12分钟吗?咱们还是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吧。”

刘处长抽空朝夏琳使了个眼色。夏琳眨眨眼,“那你忙吧,我先走了。”

她刚走出门,查理欧匆匆跟上来,说:“Wendy,要不你稍等一下,我们再聊一聊。”

“那,还是在雪莲咖啡馆见吧。”雪莲咖啡馆里的圣诞气氛非常浓厚,夏琳落寞地坐在窗边。正当夏琳在胡思乱想时,查理欧站到了跟前,“哈哈,Wendy,你不是说订单一确定,就到爱西来吗?”查理欧

父母离异带给她的伤害,即使在家庭完整时,父母与她相处的时间也太少,给她的亲情太少了。那阵我和她妈妈都住在各自的学校里,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她相聚。我当时所能做到的,就是星期六早回家陪伴她、照顾她;每个月发工资后,按时把女儿的生活费和保姆费送交岳母。可是,“文革”后我成了“黑帮”,连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都难以做到。以上种种都是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。

办离婚走后门 1973年2月,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。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。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冷地说:

“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,你们为什么要离婚?理由是什么?”

我们两人都说:“长期感情不和。”他又追问:“感情怎么样不好?说具体点。”

两人一时语塞,不知如何回答。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。

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,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。她说:“这次行了,可以办成。”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,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。办事的是同一个人,但态度迥然不同。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,热情接待,一句话不回,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

了。事后才知,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。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,说:上次来办离婚的,你们知道是谁吗?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,不许问长问短,照办就是了。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。

章要求回家做戏 1973年3月办完离婚,章要求我周末还是要回家照顾,要让姐姐觉得家还是完整的。她要求我在事情未宣布前,在家里要装作没事发生一样。为了避开刺激岳父和女儿,我答应照料。于是每到周末我照样回家照顾,在女儿和老人面前还要做戏,要强忍内心的痛楚,装着没事发生一样。晚上我照旧陪姐姐睡,讲故事给她听。姐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,我却彻夜难眠。当时我知道姐姐不久要赴美,我想:如今我唯一的精神寄托,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姐姐,将来姐姐一出国我就变成孑然一身了,此时一阵空虚、怅惘笼罩着我,人好像坠入了深渊。此后我又夜夜失眠,靠安眠药度日。

12

## 连载

顿时,从爱西团队的方向传来一片整齐有力的掌声。夏琳满脸惊喜,勉强不让泪珠滚下来。身旁的崔大伟握紧了双拳,双目圆睁,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响。

夏琳的彷徨 自从开标以后,夏琳一直有恍恍惚惚的感觉,自己到底身在何处?六天的公示期,在他们难挨的煎熬中,终于就要到头了。

12月23日晚,夏琳给经手招标事宜的刘处长打了电话,确认到目前,还没有投诉。

第二天是周五,按招标文件规定,公示期截止到下午五点。下午两点钟,夏琳把自己打扮停当,在客厅里朝外看,外面已经风停雪住。

“你现在去局里吗?”韩宇在她身后问道。

“是啊,总得去看看。”夏琳冲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韩宇二话没说,马上去穿大衣。

“不用了,这么多人,倒好像是去兴师问罪呢。我也就是去尽个人事,不要让局里觉得咱们输了,就人影也没一个,明年还得做单啊。”

电信局里空荡荡的,阴郁的走廊显得格外冷清,刘处长一见到她,有些愕然地问道:“小夏,有事吗?”

“没有,我只是上您这儿来看看。”夏琳淡淡地笑了笑。

四点半,魁伟的查理欧带着一个随从进了刘处长的办公室。他见到夏琳不由得双眼一亮,“哦,Wendy也在?”

“我来给欧总道喜呀!”刘处长捧着一张纸片,“欧总,您看,是不是现在就把签约通知书办了?”

查理欧夸张地抬起手腕看看表,“这不还有12分钟吗?咱们还是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吧。”

刘处长抽空朝夏琳使了个眼色。夏琳眨眨眼,“那你忙吧,我先走了。”

她刚走出门,查理欧匆匆跟上来,说:“Wendy,要不你稍等一下,我们再聊一聊。”

“那,还是在雪莲咖啡馆见吧。”雪莲咖啡馆里的圣诞气氛非常浓厚,夏琳落寞地坐在窗边。正当夏琳在胡思乱想时,查理欧站到了跟前,“哈哈,Wendy,你不是说订单一确定,就到爱西来吗?”查理欧

父母离异带给她的伤害,即使在家庭完整时,父母与她相处的时间也太少,给她的亲情太少了。那阵我和她妈妈都住在各自的学校里,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她相聚。我当时所能做到的,就是星期六早回家陪伴她、照顾她;每个月发工资后,按时把女儿的生活费和保姆费送交岳母。可是,“文革”后我成了“黑帮”,连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都难以做到。以上种种都是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。

办离婚走后门 1973年2月,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。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。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冷地说:

“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,你们为什么要离婚?理由是什么?”

我们两人都说:“长期感情不和。”他又追问:“感情怎么样不好?说具体点。”

两人一时语塞,不知如何回答。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。

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,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。她说:“这次行了,可以办成。”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,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。办事的是同一个人,但态度迥然不同。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,热情接待,一句话不回,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

了。事后才知,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。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,说:上次来办离婚的,你们知道是谁吗?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,不许问长问短,照办就是了。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。

章要求回家做戏 1973年3月办完离婚,章要求我周末还是要回家照顾,要让姐姐觉得家还是完整的。她要求我在事情未宣布前,在家里要装作没事发生一样。为了避开刺激岳父和女儿,我答应照料。于是每到周末我照样回家照顾,在女儿和老人面前还要做戏,要强忍内心的痛楚,装着没事发生一样。晚上我照旧陪姐姐睡,讲故事给她听。姐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,我却彻夜难眠。当时我知道姐姐不久要赴美,我想:如今我唯一的精神寄托,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姐姐,将来姐姐一出国我就变成孑然一身了,此时一阵空虚、怅惘笼罩着我,人好像坠入了深渊。此后我又夜夜失眠,靠安眠药度日。

12

## 连载

顿时,从爱西团队的方向传来一片整齐有力的掌声。夏琳满脸惊喜,勉强不让泪珠滚下来。身旁的崔大伟握紧了双拳,双目圆睁,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响。

夏琳的彷徨 自从开标以后,夏琳一直有恍恍惚惚的感觉,自己到底身在何处?六天的公示期,在他们难挨的煎熬中,终于就要到头了。

12月23日晚,夏琳给经手招标事宜的刘处长打了电话,确认到目前,还没有投诉。

第二天是周五,按招标文件规定,公示期截止到下午五点。下午两点钟,夏琳把自己打扮停当,在客厅里朝外看,外面已经风停雪住。

“你现在去局里吗?”韩宇在她身后问道。

“是啊,总得去看看。”夏琳冲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韩宇二话没说,马上去穿大衣。

“不用了,这么多人,倒好像是去兴师问罪呢。我也就是去尽个人事,不要让局里觉得咱们输了,就人影也没一个,明年还得做单啊。”

电信局里空荡荡的,阴郁的走廊显得格外冷清,刘处长一见到她,有些愕然地问道:“小夏,有事吗?”

“没有,我只是上您这儿来看看。”夏琳淡淡地笑了笑。

四点半,魁伟的查理欧带着一个随从进了刘处长的办公室。他见到夏琳不由得双眼一亮,“哦,Wendy也在?”

“我来给欧总道喜呀!”刘处长捧着一张纸片,“欧总,您看,是不是现在就把签约通知书办了?”

查理欧夸张地抬起手腕看看表,“这不还有12分钟吗?咱们还是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吧。”

刘处长抽空朝夏琳使了个眼色。夏琳眨眨眼,“那你忙吧,我先走了。”

她刚走出门,查理欧匆匆跟上来,说:“Wendy,要不你稍等一下,我们再聊一聊。”

“那,还是在雪莲咖啡馆见吧。”雪莲咖啡馆里的圣诞气氛非常浓厚,夏琳落寞地坐在窗边。正当夏琳在胡思乱想时,查理欧站到了跟前,“哈哈,Wendy,你不是说订单一确定,就到爱西来吗?”查理欧